



水浒传^上

[明] 施耐庵◎著



水浒传_上

[明] 施耐庵◎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 / (明) 施耐庵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5
(中小学生必读丛书)
ISBN 978-7-80256-724-5

I. ①水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
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5438号

责任编辑: 盛利君
装帧设计: 王 鑫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官方网店)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室: 010-65265404 65267783
编 辑 部: 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发 行 部: 010-65263345 65263836
市 场 部: 010-65220236 65265832 (读者服务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50
字 数: 800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724-5
定 价: 66.00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 录

-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/ 1
-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/ 7
-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/ 20
-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/ 28
-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/ 39
-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/ 46
-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/ 54
-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/ 61
-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/ 66
-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/ 74
-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/ 80
-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/ 86
-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/ 92
-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/ 99
-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/ 104
-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/ 112
-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/ 119
-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/ 128

-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/ 135
-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/ 143
-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/ 149
-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/ 160
-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/ 166
-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/ 173
-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/ 191
- 第二十六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/ 197
-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/ 206
-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/ 212
-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/ 217
-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/ 223
-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/ 231
-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/ 239
-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/ 249
-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/ 256
-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/ 265
-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/ 273

-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/ 280
-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/ 288
-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/ 297
-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/ 308
-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/ 314
-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/ 324
-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/ 331
-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/ 341
-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/ 350
-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庄 / 360
-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/ 368
-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/ 376
-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/ 381
-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/ 390
-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/ 396
-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/ 404
-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/ 411
-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/ 421

-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/ 429
-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/ 435
-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/ 443
-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/ 451
-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/ 458
-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/ 466
-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/ 474
-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/ 483
-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/ 493
-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/ 500
-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/ 507
-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/ 513
-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/ 519
-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/ 527
-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/ 535
-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/ 541
-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/ 546
-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/ 556
-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/ 563

-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/ 570
-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/ 578
-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/ 583
-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/ 592
-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/ 599
-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/ 605
-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/ 612
-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/ 622
-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/ 630
-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/ 639
-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/ 647
-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/ 654
-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/ 662
-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/ 668
-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/ 674
-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/ 682
-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/ 689
-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/ 699
-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/ 707

-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/ 714
-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/ 722
-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/ 732
-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/ 741
-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/ 748
-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/ 755
-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/ 765
-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/ 778

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诗曰：

绛帟鸡人报晓筹，尚衣方进翠云裘。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日色才临仙掌动，香烟欲傍衮龙浮。朝罢须裁五色诏，佩声归到凤池头。

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。但见：

祥云迷凤阁，瑞气罩龙楼。含烟御柳拂旌旗，带露宫花迎剑戟。天香影里，玉簪珠履聚丹墀；仙乐声中，绣袄锦衣扶御驾。珍珠帘卷，黄金殿上现金舆；凤尾扇开，白玉阶前停宝辇。隐隐净鞭三下响，层层文武两班齐。

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民不聊生，伤损军民多矣。伏望陛下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不料其年瘟疫转盛。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，复会百官，众皆计议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越班启奏。天子看时，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罢起居，奏曰：“目今天灾盛行，军民涂炭，日夕不能聊生，人遭缙继之厄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灾，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仁宗天子准奏。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为使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不敢久停。从人背了诏书，金盒子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^[1]，一行部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于路上但见：

[1] 铺马：古时驿站准备的马匹。

遥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奇花绽锦绣铺林，嫩柳舞金丝拂地。风和日暖，时过野店山村；路直沙平，夜宿邮亭驿馆。罗衣荡漾红尘内，骏马驱驰紫陌中。

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书丹诏，一行人从上了路途，夜宿邮亭，朝行驿站，远程近接，渴饮饥餐，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。大小官员出郭迎接，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次日，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。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太尉看那宫殿时，端的是好座上清宫。但见：

青松屈曲，翠柏阴森。门悬敕额金书，户列灵符玉篆。虚皇坛畔，依稀垂柳名花；炼药炉边，掩映苍松老桧。左壁厢天丁力士，参随着太乙真君；右势下玉女金童，簇捧定紫微大帝。披发仗剑，北方真武踏龟蛇；靸履顶冠，南极老人伏龙虎。前排二十八宿星君，后列三十二帝天子。阶砌下流水潺湲，墙院后好山环绕。鹤生丹顶，龟长绿毛。树梢头献果苍猿，莎草内衔芝白鹿。三清殿上鸣金钟，道士步虚；四圣堂前敲玉磬，真人礼斗。献香台砌，彩霞光射碧琉璃；召将瑶坛，赤日影摇红玛瑙。早来门外祥云现，疑是天师送老君。

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，居中供奉着。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好教太尉得知：这代祖师号曰‘虚靖天师’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，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道：“目今天子宣诏，如何得见？”真人答道：“容禀：诏敕权供在殿上，贫道等亦不敢开读。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，再烦计议。”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，与众官都到方丈。太尉居中坐下，执事人等献茶，就进斋供，水陆俱备。斋罢，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太尉，这代祖师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清高自在，倦惹凡尘，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，未尝下山。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，怎生教人请得下来！”太尉道：“似此如何得见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，赍捧御书丹诏，亲奉龙香，来请天师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朝廷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，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礼拜，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便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

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！既然恁地^[1]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，备下香汤斋供。请太尉起来，香汤沐浴，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，脚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降降地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众人等，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顾志诚上去。”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上山来。将至半山，望见大顶直侵霄汉，果然好座大山。正是：

根盘地角，顶接天心。远观磨断乱云痕，近看平吞明月魄。高低不等谓之山，侧石通道谓之岫，孤岭崎岖谓之路，上面极平谓之顶，头圆下壮谓之峦，隐虎藏豹谓之穴，隐风隐云谓之岩，高人隐居谓之洞，有境有界谓之府，樵人出没谓之径，能通车马谓之道，流水有声谓之涧，古渡源头谓之溪，岩崖滴水谓之泉。左壁为掩，右壁为映。出的是云，纳的是雾。锥尖像小，峻峻似峭，悬空似险，削蜡如平。千峰竞秀，万壑争流。瀑布斜飞，藤萝倒挂。虎啸时风生谷口，猿啼时月坠山腰。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。

这洪太尉独自一个，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公子，在京师时重茵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那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着肩气喘。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，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^[2]来。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偷眼看那大虫时，但见：

毛披一带黄金色，爪露银钩十八只。睛如闪电尾如鞭，口似血盆牙似戟。

伸腰展臂势狰狞，摆尾摇头声霹雳。山中狐兔尽潜藏，涧下猿猴皆敛迹。

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的响，浑身却如重风麻木，两腿一似斗败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

[1] 恁地：这样。

[2] 大虫：老虎。

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，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、雪花也似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，但见：

昂首惊飙起，掣目电光生。动荡则折峡倒冈，呼吸则吹云吐雾。鳞甲乱分千片玉，尾梢斜卷一堆银。

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，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栗子比饅飣儿^[1]大小，口里骂那道士：“叵耐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有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，却待再要上山去。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，渐渐近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只见那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转出山凹来。太尉看那道童时，但见：

头馆两枚丫髻，身穿一领青衣；腰间绦结草来编，脚下芒鞋麻间隔。明眸皓齿，飘飘并不染尘埃；绿鬓朱颜，耿耿全然无俗态。

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：

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

只见那个道童，笑吟吟地骑着黄牛，横吹着那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那里来？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采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说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道：‘朝中今上仁宗天子，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，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？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

[1] 饅飣儿：一种面食。

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分付他，已定了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的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天师么？”太尉说道：“我是朝廷中贵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这般辛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！为头上至半山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。又行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，盘做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。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！”真人复道：“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，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。本山虽有蛇虎，并不伤人。”太尉又道：“我正走不动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，骑着一头黄牛，吹着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我便问他：‘那里来？识得俺么？’他道：‘已都知了。’说天师分付，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。下官因此回来。”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。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獠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非同小可，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但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管待太尉；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放了，留在上清宫，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。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。至晚席罢，止宿到晓。

次日早膳已后，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。太尉大喜。许多人从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，行至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贵不可尽言。左廊下，九天殿、紫薇殿、北极殿；右廊下，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。诸宫看遍，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。洪太尉看时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；正面两扇朱红棂子；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；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：“伏魔之殿”。太尉指着门道：“此殿是甚么去处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。今经八九代祖师，誓不敢开。锁用铜汁灌铸，谁知里面的事。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，也只听闻。”洪太尉听了，心中惊怪，想道：“我且试看魔王一看。”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且开门来，我看魔王甚么模样。”真人告道：“太尉，此殿决不敢开。先祖天师叮咛告戒：今后诸人不许擅开。”太尉笑道：“胡说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百姓良民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

称锁镇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锁魔之法。神鬼之道，处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内。快疾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如何！”真人三回五次禀说：“此殿开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伤于人。”太尉大怒，指着道众说道：“你等不开与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，违别圣旨，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；后奏你等私设此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煽惑军民百姓。把你都追了度牒，刺配远恶军州受苦。”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打开大锁。众人把门推开，看里面时，黑洞洞地，但见：

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数百年不见太阳光，亿万载难瞻明月影。不分南北，怎辨东西。黑烟霏霏扑人寒，冷气阴阴侵体颤。人迹不到之处，妖精往来之乡。闪开双目有如盲，伸出两手不见掌。常如三十夜，却似五更时。

众人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暗暗不见一物。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别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碑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碑碣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篆，人皆不识。照那碑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，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，二来宋朝必显忠良，三来凑巧遇着洪信。岂不是天数！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，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当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？‘遇洪而开’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！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碑底下。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真人慌忙谏道：“太尉，不可掘动！恐有利害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尉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等道众，省得甚么！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，你如何阻当！快与我唤人来开。”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。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再掘起来。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！”太尉那里肯听。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，那响非同小可，恰似：

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钱塘江上，潮头浪拥出海门来；泰华山头，巨灵神一劈山峰碎。共工奋怒，去盔撞倒了不周山；力士施威，飞锤击碎了始皇桎。一风撼折千竿竹，十万军中半夜雷。

那一声响亮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

都走了，撇下锄头铁锹，尽从殿内奔将出来，推倒掀翻无数。惊得洪太尉目睁痴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土，奔到廊下，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？”那真人言不过数句，话不过一席，说出这个缘由。有分教：一朝皇帝，夜眠不稳，昼食忘餐。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，蓼儿洼内聚飞龙。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诗曰：

千古幽扃一旦开，天罡地煞出泉台。自来无事多生事，本为禳灾却惹灾。
社稷从今云扰扰，兵戈到处闹垓垓。高俅奸佞虽堪恨，洪信从今酿祸胎。

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嘱咐道：‘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碑，凿着龙章凤篆天符，镇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’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生是好！他日必为后患。”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，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，自回宫内修整殿宇，竖立石碑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洪太尉在路上分付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。于路无话，星夜回至京师。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：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篆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自回龙虎山去了。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见了天子，奏说：“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。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”仁宗准奏，赏赐洪信，复还旧职，亦不在话下。

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，无有太子，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，太祖皇帝的孙，立帝号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传位与太子神宗天子。在位一十八年，传位与太子哲宗皇帝登基。那时天下尽皆太平，四方无事。

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^[1]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名俅。这人吹

[1] 气毬：“毬”即“球”。古时的球外面是皮，里面装有羽毛。

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颇能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。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。东京城里人民，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，名唤柳世权。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。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，一住三年。

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放宽恩大赦天下。那高俅在临淮州，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乡要回东京。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收拾些人事盘缠，赍发高俅回东京，投奔董将士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迤迤回到东京，竟来金梁下董生药家，下了这封书。董将士一见高俅，看了柳世权来书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着得他！若是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信行的人，亦且当初有过犯来，被开封府断配出境的人。倘或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；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。”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，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管待。住了十数日，董将士思量出一个缘由，将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后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，久后也得个出身。足下意内如何？”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士。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，引领高俅竟到学士府内。门吏转报小苏学士，出来见了高俅，看罢来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！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，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‘小王都太尉’，便喜欢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，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写了一封书呈，使个干人，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

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，拜见了，便喜。随即写回书，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自古道：日远日疏，日亲日近。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分付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见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，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般不爱。更兼琴棋书画，儒释道教，无所不通；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，水陆俱备。但见：

香焚宝鼎，花插金瓶。仙音院竞奏新声，教坊司频逞妙艺。水晶壶内，尽都是